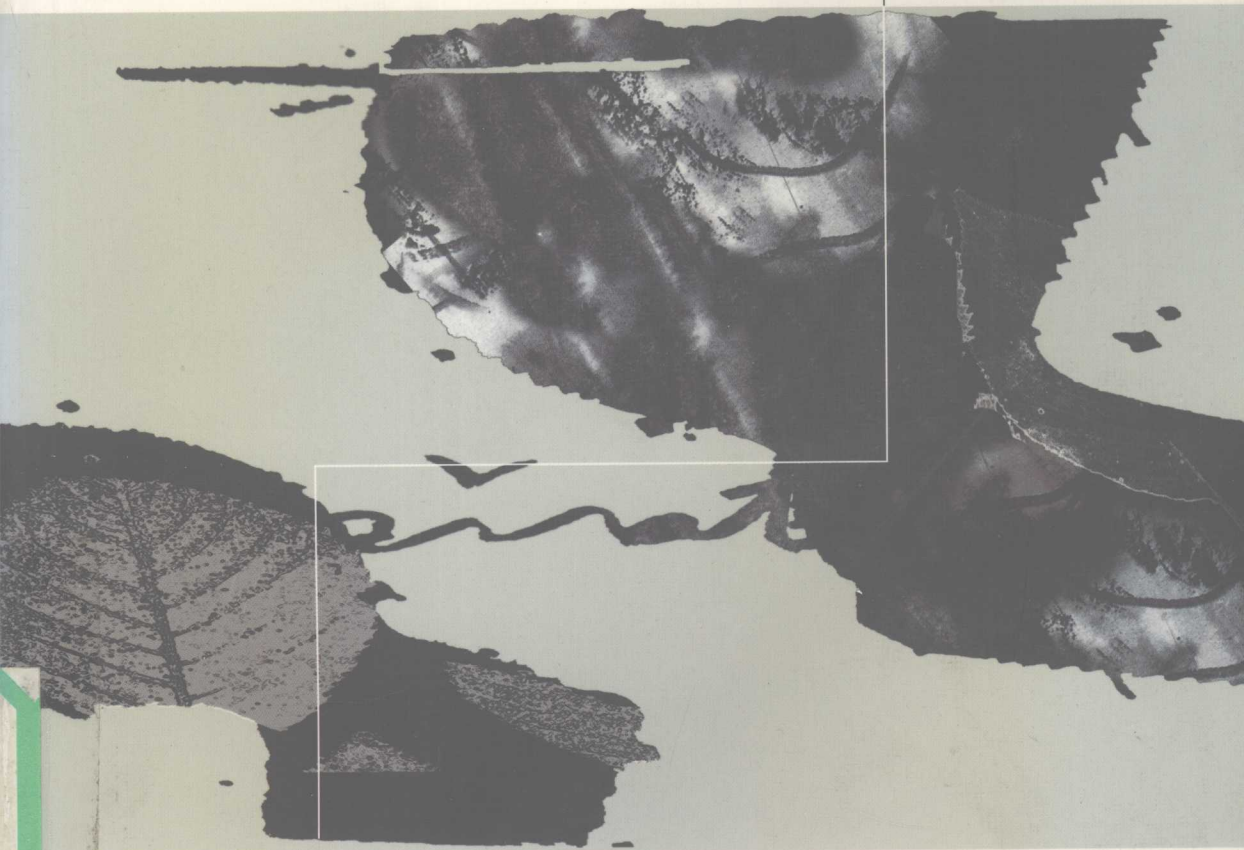


1983—2003
深圳大学建校二十周年

積薪集

文學院學術文選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积薪集

——深圳大学建校二十周年文学院学术文选

深圳大学文学院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积薪集/深圳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1
ISBN 7-301-06606-6

I. 积… II. 深…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171 号

书 名: 积薪集

著作责任者: 深圳大学文学院 编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606-6/G·08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16 开本 23.75 印张 405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7.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古代贵族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并命字,获得符号象征,此为成年之礼。今年秋季正是深圳大学建校二十周年嘉庆,学府亦行“成年之礼”。《仪礼》中记载孔子言曰:“适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醺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谕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可见敬名而字,要义在明志。占天筮地,孝亲念友,心声可达于天听。行冠礼,标志社会人格成熟,责任使命承担,亦标志文化因子延续。

遥想二十年前之深圳大学,初创于南鄙小镇,后海湾畔。一代著名学者,纷纷云集,如候鸟之翔,北音南播。如今之校园,创业之耆老宿儒,邈若晨星,遍野新绿,却已屐痕无着。故漱耳枕流,收拾旧文,刊布竹帛,取怀想之意。

文集编排,循古老传统,年齿为序。作者均为二十年中在我文学院执鞭之教授。最年长者与最年轻者,竟有隔代之亲。往者不可追,来者究可待。文集稿成,赖海峰兄韦编之功;余定其名,取“学如积薪,代代相传”之意。

冠礼祝辞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而景福。以此祝福各位师友,祝福年青的深圳大学。

是为序。

吴予敏
时任文学院院长

目 录

序·····	(1)
印欧语系语言浅说·····	李赋宁(1)
论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	汤一介(13)
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	乐黛云(28)
漫谈莎剧《一报还一报》·····	张信威(39)
焕发新审美精神·····	胡经之(42)
论岭南文化的潜质与优势·····	陈乃刚(56)
“无我之境”——王国维“境界论”的精华所在·····	封祖盛(67)
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	何道宽(77)
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树常青·····	傅腾霄(92)
楚辞可歌刍论·····	郭纪金(104)
文化、人格与导演创作 ·····	熊源伟(118)
寒山子年代的再考证·····	钱学烈(125)
《荒原》诗序变易的认识论观照·····	徐文博(134)
中印味论诗学比较·····	郁龙余(144)
论中国翻译学的潜科学现状·····	刘英凯(161)
近代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张卫东(172)
“六诗”探故·····	章必功(185)
文学鉴赏的主体介入·····	吴俊忠(197)
永恒的诱惑:李佩甫小说与乡土情结 ·····	陈继会(204)
中西翻译比较与探索·····	谭载喜(215)

《红字》:一部拒绝清教救赎教义的社会悲剧	曹亚军(240)
理论生态与归属困惑	庄锡华(263)
论传统文论的语义诠释	吴予敏(276)
文明的品质及所蕴含的文明能量	阮 炜(305)
金钱·性别·生活感觉	刘小枫(320)
语文修辞的文笔意趣	林 岗(334)
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代	景海峰(355)

印欧语系语言浅说

李赋宁

世界上大约有三千种不同的语言,其中大约有 130 种属于印欧语系。^[1] 18 世纪英国学者 Sir William Jones 在 1786 年宣读的论文中说:梵文(Sanskrit)、希腊文和拉丁文“如此相像,绝非偶然。任何语言学家观察了这三种语言之后,都会认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来源,这个来源或许已不存在”。^[2] 他又说:“同样有理由设想哥特语(Gothic,按指日可曼语)和凯尔特语(Celtic)也和梵文同源。”^[3] Jones 的这一重要发现标志着现代比较语言学的诞生。19 世纪欧洲语言学家深入、细致地比较了许多相互关联的语言,证明了这些语言都属于一个完整的语系——印欧语系。

所有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都有一套屈折变化形式,也就是说,它们的语法系统建立在词形的变化上面。这些变化表现在词尾上,也表现在词干元音的变化上。通过这些变化来指示各种语法功能,例如,性、数、格、人称、时态、情态等。在现代语言当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失去了许多屈折变化,而德语仍保留较多的屈折变化,例如,名词和冠词的各种变化,以及形容词的“强”变化等。在古代语言中,梵文保留原始印欧语的屈折变化最多。通过比较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三种语言的动词词尾变化,我们可以重建原始印欧语动词的词尾变化。日耳曼语支是印欧语系的一个重要语支。广泛地比较日耳曼语支中各语言的动词词尾变化就能重建原始日耳曼语动词词尾变化形式。重建是有科学根据的,绝不是臆测。

印欧语系各语言都有一些与同语系其他语言同词源的词(cognate words)。由于印欧语系各语言经历了不同的语音变化,各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有时不易辨认出来。例如,梵文的 pitā,爱尔兰盖尔语(Irish Gaelic)的 athir,和英语的 father 都是同源词。三者都是从原始印欧语的 p□tēr 派生出来的。印欧语的 p 相当于日耳曼语的 f(试比较拉丁文 pāter 和英语 father),但这个辅音 P 在凯尔特语里却完全消失了,因此 athir 和 pāter 是

同源词。

印欧语系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包括数词(从一到十,以及一百 cent-, sat-, hund-),指示身体各部位的词(例如,heart 心、lung 肺、head 头、foot 脚等),有关自然现象的词(例如,air 空气、night 夜晚、star 星、snow 雪、sun 日、moon 月、wind 风等),动、植物名称(例如,wolf 狼、bear 熊、beech 山毛榉、corn 谷物等),以及某些表示生产方式、劳动和社会生活的词(例如,yoke 轭、weave 纺织、sew 缝、mead 蜂蜜酒等)。根据以上这些同源词,我们可以对原始印欧人的文明做出如下的估计:原始印欧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他们对家庭亲属关系有比较明确的概念^[4],因此可以推论他们的家庭组织比较健全。他们知道如何计数。可能当时已经使用黄金(gold),也可能是使用白银(silver);使用铜(copper)和铁(iron)却是以后的事。他们喝的是一种带着蜂蜜味的、含酒精的饮料,叫做 mead。他们已会使用轮子(wheel)、车轴(axle)和轭(yoke)。他们开始从事农业,不再过游牧生活。他们用犁(plough)耕地,并且驯养了家禽和家畜。他们已有某种宗教观念,信的是众多的神,而不是单一的上帝。以上是从原始印欧人所使用的词汇里推论出来的情况。

关于原始印欧人的家乡,有各种不同的猜测。从他们所有的动、植物词汇来看,他们似乎住在北欧。例如,印欧语系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中有 oak 橡树、birch 白桦树和 willow 柳树。这些树一般生长在北欧。另一方面,印欧语系各语言缺少 olive 橄榄、cypress 柏树和 palm 棕榈树这些地中海地区或亚洲地区的植物或树木的同源词,这也是一条旁证。在生物名称当中,出现了 wolf 狼、bear 熊、turtle 海龟和 salmon 鲑鱼等同源词,而不出现指示亚洲地区生物名称的同源词。这些证据都趋向于表明原始印欧人的家乡是在北欧。又由于印欧语系各语言缺少 ocean 海洋这个同源词,因此又可推论原始印欧人的家乡最早是在北欧的内陆,而不在沿海一带。德国学者 Paul Thieme^[5]把原始印欧人的家乡定在中欧的北部,在维斯杜拉河(Vistula,在波兰境内)与易北河(Elbe,自捷克西部流经德国,注入北海)之间,便是根据白桦树、海龟和鲑鱼的史前期地理分布得出的推论。其他学者当中有人认为原始印欧人的家乡是在俄国南部,也有认为是在喀尔巴阡山(the Carpathians,在中欧,介于捷克和波兰之间),也有认为是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也有人认为是在西南亚洲。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原始印欧人迁徙前的家乡是在中欧的西北部。他们最早的迁徙是朝着东南方向前进的。

印欧语系活的语言当中有下列各语支:(1)印度—伊朗语支(Indo—Ira-

nian), (2) 波罗的一斯拉夫语支 (Balto-Slavic), (3) 古希腊语支 (Hellenic), (4) 古意大利语支 (Italic), (5) 凯尔特语支 (Celtic), (6) 日耳曼语支 (Germanic), (7) 阿尔巴尼亚语支 (Albanian), (8) 亚美尼亚语支 (Armenian)。

通常把印欧语系各语言区分为两组: satem 语言和 centum 语言。satem 和 centum 是同源词, 都是“一百”的意思。satem 是阿维斯坦语 (Avestan, 古波斯语的一种), centum 是拉丁语, 二者都和现代英语的 hundred 是同源词。satem 组语言包括了上述的 (1) 印度—伊朗语支, (2) 波罗的一斯拉夫语支, (7) 阿尔巴尼亚语支和 (8) 亚美尼亚语支。原始印欧语腭音 (palatal) k 在 satem 组语言中变为咝音 (sibilant)。例如, 梵文 śatam, 立陶宛语 (Lithuanian, 波罗的海地区语言) šimtas, 古斯拉夫 sŭto。原始印欧语的这个词的重建形式是 kmtóm。在 centum 组语言里, 原始印欧语的腭音 k 仍保留为 k 音, 例如, 古希腊语 (he) katon, 威尔士语 (Welsh, 一种凯尔特语) cant, 等。在日耳曼语支中, 原始印欧语腭音 k, 经过第一次辅音变化 (The First Consonant Shift, 又称 Grimm's Law, 格林定律), 变为 h, 例如, 古英语 (日耳曼语) hund^[6]。大体说来, 印欧语系中的西欧各种语言属于 centum 组, 而印欧语系中东欧和南亚的几种语言则属于 satem 组。这样的分组说明原始印欧语系很早就发生了方言的变化, 形成了东欧和西欧两个方言地区。

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印欧语系的各语支:

(1) 印度—伊朗语支: 这是印欧语系各语支当中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语支。早期梵文 (Early Sanskrit, 又称《吠陀》梵文, Vedic Sanskrit) 保存在《吠陀》赞美诗 (Vedic hymns) 中, 大约是公元前 2500 年写成的。古典梵文 (Classical Sanskrit) 较《吠陀》梵文要晚一千多年。公元前 4 世纪印度语法学家 Panini 写了一部梵文语法, 这部语法至今仍受到语言学家的高度评价。早在古代, 梵文已不是通用的口语, 但直至今日印度学者仍把梵文当作一种书写语言, 它的用处颇似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拉丁文。

除梵文外, 古代印度还有一些方言, 叫做 Prakrits。其中一种方言叫做巴利语 (Pali), 它成为佛教的宗教语言。印度各种不同的语言都是从这些古代方言演变出来的: 例如, 孟加拉语 (Bengali)、印地语 (Hindi)、兴都斯坦语 (Hindustani) 和乌尔都语 (Urdu)。吉卜赛语 (Romany) 也是印度语支的一种方言, 起源于印度西北部。

居住在伊朗高原的印欧人发展了一种叫做阿维斯坦语 (Avestan) 的宗教语言, 这种语言因拜火教的圣书《阿维斯它》(the Avesta) 而得名。阿维斯坦语是拜火教的圣人索罗亚斯德 (Zarathushtra 或 Zoroaster) 所使用的语言。它

不同于波斯语。阿维斯坦语没有留传下来。

(2)波罗的一斯拉夫语支:最主要的波罗的语是立陶宛语(Lithuanian)。与立陶宛语关系极为密切的是拉脱维亚语(Lettish),这是苏联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Latvia)的语言。另一个波罗的语是普鲁士语(Prussian)。

斯拉夫语共分三支:(i)东斯拉夫语(East Slavic),包括大俄罗斯语(即俄语,Russian)、乌克兰语(Ukrainian)、白俄罗斯语(Byelorussian);(ii)西斯拉夫语(West Slavic),包括波兰语(Polish)、捷克语(Czech)、斯洛伐克语(Slovak)和索尔比亚语(Sorbian),或称文德语(Wendish)^[7]; (iii)南方斯拉夫语(South Slavic),包括保加利亚语(Bulgarian)、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8]和斯洛文尼亚语(Slovenian)^[9]。斯拉夫语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古保加利亚语(Old Bulgarian),或称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ic or Old Church Slavonic)。

(3)古希腊语支:古希腊语有许多方言,主要的方言有伊奥利亚方言(Aeolic)、多利安方言(Doric)和爱奥尼亚方言(Ionic)。爱奥尼亚方言也包括雅典城邦的希腊语(Attic)。由于雅典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成就,使雅典城邦的希腊语逐渐成为古希腊的共同语(koine dialectos = common dialect)。现代希腊语是从雅典城邦希腊语(Attic)演变来的。

(4)古意大利语支;古意大利语也有许多方言,其中主要的有奥斯堪方言(Oscan)、乌布利安方言(Umbrian)和拉丁方言(Latin)。拉丁方言是意大利中部拉丁姆(Latium)地区的方言,罗马(Rome)就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城市。由于罗马的地位和影响,拉丁方言,如同雅典城邦希腊语那样,也成为意大利各城邦和罗马版图内的共同语。拉丁口语不同于西赛罗(Cicero)的文学语言。拉丁口语演变成为罗马帝国版图内流通的大众拉丁语(Vulgar Latin)^[10]。大众拉丁语逐渐演变成各种罗曼语言(Romance languages),例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加泰隆语(Catalan)^[11]、加里西亚语(Galician)^[12]、葡萄牙语、法语、普罗旺斯语(Provençal)^[13]和罗马尼亚语。比利时南部瓦龙人说的瓦龙语(Walloon)是法语的一种方言。法语的另一种方言叫做诺曼语(Norman)是法国西北部 Normandy 地区的方言。诺曼人征服英国后,诺曼语一度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巴黎(包括巴黎周围 Île - de - France 地区)的方言成为标准法语(或称中心法语 Central French,或称巴黎法语 Parisian French)。西班牙古老的卡斯蒂勒(Castile)王国的语言成为标准西班牙语(或称卡斯蒂勒西班牙语,Castilian Spanish)。意大利中部多斯加尼(Tuscany)地区经济和文化较发达,这个地区的佛罗伦萨城(Florence)在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文学艺术盛极一时。但丁(Dante)和彼脱拉克(Petrarch)都用佛罗伦萨意大利语进行创作,使这个语言成为标准意大利语(或称佛罗伦萨意大利语 Florentine Italian)。

(5)凯尔特语支:凯尔特人最初是分布在中欧和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随着他们力量的削弱,居住在高卢(Gaul)^[14]的凯尔特人被罗马军队征服了,高卢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高卢人的高卢语(Gallic,或称 Gaulish)被罗马征服者的拉丁语所代替。随后,高卢人所说的拉丁语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法语(French)。另一方面,在不列颠(Britain)居住的凯尔特人受罗马帝国统治不像高卢人那么深,他们的语言并没有被拉丁语所代替。后来,即便在不列颠被盎格鲁·萨克逊人征服以后,不列颠凯尔特语(Brythonic,或称 Britannic)仍存在于不列颠西部的威尔士(Wales;威尔士语 Welsh,又称 Cymric)和法国西部的不列塔尼半岛(Brittany;当地的居民是从不列颠去的,他们的语言叫做不列塔尼语 Breton)。住在不列颠西南部康瓦耳(Cornwall)的凯尔特人说的是康瓦耳语(Cornish)。居住在不列颠西北部的皮克特人(Picts)说的是皮克特语(Pictish)。在同一地区还有盖尔人(Gaels),他们说的是盖尔语(Gaelic,或称 Goidelic)。居住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说的是爱尔兰盖尔语(Irish Gaelic)。居住在不列颠西北部^[15]的盖尔人和皮克特人后来也都采用了爱尔兰盖尔语,这个语言在不列颠演变成苏格兰盖尔语(Scots Gaelic,又称 Erse),至今仍流行于苏格兰高地较偏僻的地方。还有一种和苏格兰盖尔语稍有差异的语言,叫做曼克斯语(Marx),通行于曼岛(the Isle of Man)^[16]。

(6)日耳曼语支:最早的日耳曼语属于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后来,居住在丹麦和邻近地区的印欧人的语言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使他们所说的印欧语不同于其他的印欧语,也不同于原始印欧语。我们可以把这一发生变化时期的语言叫做日耳曼语前语(Pre-Germanic)。这个语言和德语、荷兰语、斯堪的那维亚语,以及英语之间的关系就像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之间的关系一样。拉丁语有大量的文字记录,可是日耳曼语前语却没有。因此语言学家不得不重建它的形式。

讲日耳曼语前语的民族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区。他们的语言逐渐发生显著的方言变化,终于使日耳曼语分化成为三支:东日耳曼语、西日耳曼语,和北日耳曼语。东日耳曼语的代表是哥特语(Gothic)。这是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哥特族(the Goths)的语言。作为口语,这个语言到了17世纪已经绝迹,但是却保存了文字记载。这就是乌菲拉斯主教(Bishop Ulfilas, 311—383)所译的新约圣经中的四部福音和其他片断。北日耳曼语包括冰岛语

(Icelandic)、挪威语(Norwegian)、法罗语(Faeroese)^[17]、瑞典语(Swedish)和丹麦语(Danish)。西日耳曼语包括高地德语(High German)^[18]、低地德语(Low German)^[19]、荷兰语(Dutch)、佛兰芒语(Flemish)^[20]、弗里斯兰语(Frisian)^[21]和英语。

从印欧语到日耳曼语的主要变化有下列七个方面:

1. 印欧语复杂的动词系统简化成日耳曼语动词的两个时态:现在时(the present tense)和过去时(the preterit tense)。例如,现代英语 bind—bound, 现代德语 binden—band, 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Old Norse) binda—band, 等。在日耳曼语中,没有像拉丁语将来时、完成时、过去完成时和将来完成时的各种动词形式(例如, laudābō = “I shall praise”, laudavī = “I have praised”, laudāveram = “I had praised”, laudāverō = “I shall have praised”)。在日耳曼语中,这些动词形式必须用动词短语(verb phrases)来表示。

2. 日耳曼语利用齿音词尾 d 或 t 形成动词的过去时。这种动词形式的变化称为“弱”变化。呈现出弱变化的动词叫做“弱”动词(“weak” verbs),例如,现代英语中的 praise, praised; step, stepped; talk, talked 等。另一类动词利用动词词干(stem)中元音的变化来形成过去时。这种变化称为“强”变化。呈现出强变化的动词称作“强”动词(“strong” verbs),例如,现代英语中的 rise, rose; sing, sang; take, took 等。Jacob Grimm 首先用了“强”、“弱”的名称来区别这两类动词。“强”动词产生词干的内部变化(internal change),而“弱”动词却没有产生内部变化的能力(所以“弱”),只能利用外力(即用 d、t 词尾)来产生变化。日耳曼语支中所有的语言都有这一共同的特点,即利用齿音词尾 d 或 t 来形成“弱”动词的过去时。值得注意的是:判断动词的“强”或“弱”,主要要看词尾。有 d 或 t 词尾的动词过去时,不论动词词干有无元音变化,一律属于“弱”动词。例如,bring, brought; sell, sold; think, thought 这三个动词都是“弱”动词,因为三者的过去时的词尾不是 d,就是 t。这三个动词的词干固然发生元音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由于印欧语的元音交替(vowel gradation),而是由于其他原因。事实上,印欧语动词词干的元音交替是相当规则的。因此,“强”动词理应称为规则动词(regular verbs),而“弱”动词往往极不规则(例如上面举的三个动词:bring, sell 和 think)。通常把“弱”动词称为规则动词,主要由于 d 或 t 词尾的出现是规则的;而把“强”动词称为不规则动词(irregular verbs),主要由于不了解词干元音交替的规律性。在现代英语中,凡是词干元音发生变化的动词,不管有无 d、t 词尾,一律叫做不规则动词。事实上,现代英语的不规则动词中既有“强”动词,也包括了一部分

“弱”动词。因此把动词简单分为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的办法是值得商榷的。

3. 形容词的“弱”变化也是日耳曼语的一个特点。当形容词前面有一个代名形容词(pronominal adjective, 例如, his good character 词组中的 his)或由指示代词(demonstrative pronoun) this 或 that 演变来的定冠词(the definite article, 例如, the(this) little house 词组中的 the 或 this)时, 这个形容词就发生了“弱”变化。这种形容词的“弱”变化形式在古英语和现代德语中都能看到。例如, 古英语 *pā geongan ceorlas* (“the young fellows”) 词组中的形容词 *geong*, 由于前面有指示代词或定冠词 *pā*, 就发生了“弱”变化, 加上了“弱”变化的词尾 *an*, 变成 *geongan* 这一形式。但若形容词前没有这个指示代词或定冠词 *pā*, 那么这个形容词 *geongan* 就必须采用“强”变化形式: *geonge ceorlas* (“young fellows”)。在这个词组中, 形容词 *geong* 就必须采用“强”变化形式, 它的词尾必须和被它所修饰的名词 *ceorlas* 的性、数、格相一致, 因此采用 *geonge* 这一形式。同样, 在现代德语中也有这个区别, 如 *die jungen kerle* (“the young fellows”) 中的形容词 *jungen* 就是“弱”变化形式, 而 *jungen kerle* (“young fellows”) 中的形容词 *junge* 则是“强”变化形式。现代英语中没有这种区别, 但在日耳曼语支的早期各语言中, 这种区别却是共同的。

4. 日耳曼语的重音系统不同于印欧语的重音系统。在印欧语中, 一个词的任何一个音节(包括词头和词尾)皆可重读。在日耳曼语中, 词的重音部位总是在第一个音节上(除非第一音节是词头, 而不是词干)。例如, 希腊语 *patér* (“father”, 希腊词 *pater* 的重音部位在第二音节), 古英语依 *fæder* (重音部位在第一音节)。希腊语既可以重读词干, 又可以重读后缀或词尾, 而古英语只能重读词干。在这一点上, 古英语可以代表日耳曼语的“固定的”重音系统。另一方面, 拉丁语 *vīri* (“men”, 主格、复数), *virōrum* (“of men”, 生格、复数); 俄语 *górod* (“city”, 主格、单数), *gorodá* 的 (“of the city”, 生格、单数) 都可以代表印欧语的“自由的”重音系统。

5. 印欧语的元音在日耳曼语里也发生了变化。例如, 印欧语 *o* 变成日耳曼语 *a* (试比较拉丁语 *octo* = “eight” 和哥特语 *ahtau*)。又例如, 印欧语 *ā* 变成日耳曼语 *ō* (试比较拉丁语 *māter* “mother” 和古英语 *mōdor*), 等。

6. 印欧语的辅音在日耳曼语里所发生的变化称为第一次音变(the First Sound Shift), 又称格林定律(Grimm's Law)。其内容如下:

印欧语 *bh, dh, gh* 分别变为日耳曼语 *b, d, g*;

印欧语 *b, d, g* 分别变为日耳曼语 *p, t, k*;

印欧语 p, t, k 分别变为日耳曼语 f, þ, x(在词头→h)。

现分别举例如下:

印欧语 bh(梵文 bh, 希腊文 ph, 拉丁文 f) > 日耳曼语 b:

梵文 bhrātar(拉丁文 frāter) > 古英语 brōþor “brother”

希腊文 phōgein “roast” > 古英语 bacan “bake”

印欧语 dh(梵文 dh, 希腊文 th, 拉丁文 f) > 日耳曼语 d:

梵文 duhitār(希腊文 thygatēr) > 古英语 dohtor “daughter”

梵文 mādhu “honey”(希腊文 mēthy “wine”) > 古英语 meodu
“mead”

拉丁文 fi(n)gere “mould” > 古英语 dag “dough”

印欧语 gh(重建原始印欧语★gh, 希腊文 ch, 拉丁文 h) > 日耳曼语

g:

重建原始印欧语★ghostis “stranger, guest”(拉丁文 hostis) > 古
英语 gæst “guest”

希腊文 cholē “bile”(拉丁文 fel “gall”) > 古英语(Anglian) galla
“gall”

印欧语 b > 日耳曼语 p:

拉丁文 bucca “cheek, mouth cavity” > 古英语 pohha “sack”

印欧语 d > 日耳曼语 t:

拉丁文 duo “two” > 古英语 twa “two”

希腊文 drys “oak” > 古英语 treow “tree”

印欧语 g > 日耳曼语 k:

拉丁文 genu “knee” > 古英语 cneow “knee”

希腊文 gynē “woman” > 古英语 cwen “queen”

印欧语 p > 日耳曼语 f:

拉丁文 pater “father” > 古英语 fæder “father”

希腊文 pyr “fire” > 古英语 fyr “fire”

印欧语 t > 日耳曼语 þ:

拉丁文 trēs “three” > 古英语 > þreo “three”

拉丁文 tenuis “thin” > 古英语 > þynne “thin”

印欧语 k > 日耳曼语 x(或 h):

拉丁文 quod “what” > 古英语 hwæt “what”

希腊文 kardia “heart” > 古英语 heorte “heart”

印欧语 p, t, k 变为日耳曼语 f, þ, x(h) 先于印欧语 b, d, g 变为日耳曼语 p, t, k; 否则从印欧语 b, d, g 变来的日耳曼语 p, t, k 就会进一步变为 f, þ, x(h)。假若是这样, 英语本族语词汇中就不会存在带有 p, t, k 的词了。

威尔纳定律 (Verner's Law) 是对格林定律的修订和补充。这个定律是丹麦语言学家卡尔·威尔纳在 1875 年发现的。根据威尔纳定律, 从印欧语清闭止音 p, t, k, s 演变来的日耳曼语词中的清磨擦音 f, þ, h, s 一律分别变为浊磨擦音 v, ð, g, z, 以及词尾的 s 也变为 z。这个变化在什么情况下才发生呢? 必须是当印欧语上述辅音 (p, t, k, s) 前面的音节不是重音部位。这就意味着第一次音变 (格林定律) 的发生早于重音部位变化的发生, 也就是说: 印欧语 p, t, k, s > 日耳曼语 f, þ, h, s 的变化早于印欧语 (希腊文) patér 和 > 日耳曼语 (哥特语) faðar 的变化 (重音部位的变化)。印欧语介于两个音节之间的辅音 t > 日耳曼语的辅音 p (格林定律)。由于在原始日耳曼语中, 重音部位变化还未发生, ★fapé 这个词的重音还没有从第二个音节转移到第一个音节上面。在这个情况下 (即当介于两个音节之间的辅音前面的音节为非重音部位), 从印欧语 t 演变来的日耳曼清辅音 þ 就进一步变为浊辅音 ð, 因此就产生了哥特语 fáðar, 冰岛语 fáðir 等。这就是威尔纳发现的规律在起作用的结果。

现用图表说明威尔纳定律的变化过程:

印欧语 opá → 日耳曼语 ofá → ová → óva

印欧语 otá → 日耳曼语 oþá → oðá → óða (→ 西日耳曼语 óda)

印欧语 oká → 日耳曼语 oxá → o. á → ó. a

印欧语 osá → 日耳曼语 osá → ozá → óza → óra^[22]

在上表中, a 代表原先重读音节的元音, o 代表非重读音节的元音。例如, otá 就可以代表原始印欧语 ★p□tér “father”; oþá 就可以代表原始日耳曼语 ★f□þé; oðá 就可以代表前期日耳曼语 ★f□ðér; óða 就可以代表哥特语 fáðar, 冰岛语 fáðir; óda 就可以代表古英语 fæder (在这个词中, d 是前期日耳曼语辅音 ð 在西日耳曼语中进一步的演变)。其他照此类推。

7. 日耳曼语中有大量词汇和印欧语其他语言没有共同的词源。例如, 相当于下列现代英语词的前期日耳曼语词就在印欧语其他语言当中找不到同源词: rain, drink, drive, broad, hold (现代德语: regen, trinken, treiben, breit, halten)^[23], wife, meat, fowl 等。在印欧语系其他语言中找不到同源词、特别

属于日耳曼语支的这些词汇,有可能原先存在于印欧语中,但后来绝迹了。也有可能它们来自非印欧语系语言。日耳曼民族占领了说这些语言的地区,也吸收了这些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关于这些词的确切来源,目前尚无定论。

从日耳曼语到英语的演变:

现代标准德语和西日耳曼语支其他语言又有一些差别,这是第二次音变的结果。第二次音变(the Second Sound Shift)又叫做高地德语音变(the High German Shift),这次音变大约发生在公元8世纪。音变从德国南部山区开始,向北延伸,直至北部低地边缘。所谓“高地德语”(High German, Hochdeutsch)和“低地德语”(Low German, Plattdeutsch)是指讲这两种语言地区的海拔高度而言。高地德语发展为标准德语,低地德语演变为德国的一种农民方言。

从地理位置来看,英国人的祖先居住在欧洲大陆的北部,不在高地德语音变的区域之内,因此他们所说的日耳曼语不受这次音变的影响。从时间上来说,早在公元5世纪中叶,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萨克逊人——就已开始向不列颠大量移民,因此他们的语言(英语)也不可能受迟至公元8世纪才发生的高地德语音变的影响。在辅音变化上,英语比德语显示出更为古老的特点。英语和西日耳曼语支中低地德语、荷兰语、佛兰芒语(Flemish)和弗里斯兰里语(Frisian)更为接近。

试比较高地德语和英语的辅音,可以观察到下列的差别:

前期日耳曼语 p > 高地德语 pf(在元音后 > ff)

例如,英语 pepper, 高地德语 pfeffer。

前期日耳曼语 t > 高地德语 ts(拼写为 z; 在元音后 > ss)

例如,英语 tongue, 高地德语 Zunge; 英语 water, 高地德语 Wasser。

前期日耳曼语 k(在元音后) > 高地德语 ch

例如,英语 break, 高地德语 brechen。

前期日耳曼语 d > 高地德语 t

例如,英语 dance, 高地德语 tanzen。

德国北部老百姓说的德语是从古萨克逊语(Old Saxon)演变来的,现今称作低地德语。荷兰语(Dutch, 流行于荷兰)和与荷兰语几乎完全相同的佛兰芒语(Flemish, 流行于比利时, 与法语平分秋色)是从低地佛兰科尼亚语(Low Franconian, 流行于德国中南部)演变来的。弗里斯兰语(Frisian)以前流

行在欧洲大陆北部较大的地区内(包括德国西北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地区的西海岸)。当今弗里斯兰语主要流行于荷兰北部省份弗里斯兰(Friesland)以及沿海的岛屿上。弗里斯兰语和古英语极为近似。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在史前期,西日耳曼语的一个分支——盎格鲁·弗里斯兰语(Anglo-Frisian)——就是英语和弗里斯兰语的共同祖先。

以上就是有关英语来源的一些背景知识。希望本文能对有志于研究语言学和研究英美语言文学者,具有某种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Baugh, Albert C. & Thomas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rd ed., 1978.
- [2] Bender, Harold H., *The Home of the Indo-Europeans*, 1932.
- [3] Bourcier, Georges, *Histoire de la langue anglaise du Moyen Age à nos jours*, 1978; English adaptation by C. Cla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81.
- [4] Gray, Louis H.,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939.
- [5] Jespersen, Otto,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05; 9th ed., 1954.
- [6] Lehmann, Winfred P.,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1962.
- [7] Luick, Karl, *Historische Grammatik der englischen Sprache*, 1914—1940.
- [8] Mossé, Fernand,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Anglaise*, 1947.
- [9] Pedersen, Holger,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thods and Results*. trans. John Webster Spargo, 1931.
- [10] Priebisch R. & W. E. Collinson, *The German Language*, 4th ed. rev., 1958.
- [11] Prokosch, E., *A Comparative Germanic Grammar*, 1939.
- [12] Pyles, Thoma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64.
- [13] Sorjeantson, Mary S., *A History of Foreign Words in English*, 1935.
- [14] Thieme, Paul, *Die Heimat der indogermanischen Gemeinsprache*, 1954.
- [15] Wyld, H. C.,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3rd ed., 1927.

注 释:

- [1] Louis H. Gray,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语言的基础》), 1939, p. 418.
- [2] 同上, p. 459. 参看 Jones 书信(1787年9月27日), A. M. Jones, ed.,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6 vols, London, 1799; Supplements, 2 vols, 1801.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Jones 条。
- [3]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p. 459.